

你那填滿 Bhring 的槍射向我

機車跟著我 10 幾年了，行駛在蜿蜒林道上，遇到排水處，路面陡然下降，輪子踩過，Kong、kong 發出破爛聲音。車底好像即將臨盆的孕婦，多走一個凹洞就要卸貨，引擎和馬達流洩滿地。

舅舅在我的背後，雙腳外八像青蛙，跨坐在機車和我的身上。有那麼幾刻我想過，舅舅會不會因為我是 hagay¹，是同性戀，不願意肢體接觸，以為齷齪的侄兒會就此勃起，所以始終我粗壯的大腿感受不到他的雙腳。

好一陣子我們沒見面，透過表妹聯繫舅舅，讓他來協會擔任講師，帶著一群對山不熟悉的人走一趟林道。林道從部落蜿蜒展開，70 年代的時候曾經延伸到 60K，如今車子只能通行到 19K，再往裡面就得砍草步行了。

剛回部落的時候，心裡熱切盼望能成為會狩獵的男人，我跟過幾個人一起上山。第一位是我差不多 10 歲的哥哥，他身材魁梧，一頭光亮頭皮，平時在桃園做板模，放假回部落就邀我一起打獵。

他的獵區沿著支亞干溪擴散到 Sipaw，我們稱對岸的地方。這裡屬游擊戰，戴上頭燈，手拿獵槍，沿著溪流上下追蹤獵物。我們在黑黝的深夜，用頭燈掃過，條地看見冒出的雙眼火光拔腿就跑。我忘不了第一次追山羌，「跑啊 pyang！」，腳底肉忘記尖銳的石頭，雨鞋變成軍靴，Kang、Kang 在河床上結實地敲。奔跑的速度令我吃驚，我以為自己適合平地 and PU 跑道，沒想到在凹凸不平、佈滿大小石頭的路上，跑得如此酣暢。

我們常常沿著溪水走到盡頭，毫無收獲的時候，大哥問我要不要過河走對岸。每一次的詢問都像祈求，打獵是一種迷戀的執著，打到一隻飛鼠，不夠，至少再一隻果子狸或猴子吧；打到一隻小山羌，不夠，至少再一隻水鹿或山羊吧。最終打到一隻肥山豬，這條路才算圓滿。

「好啊！」我們手拉著手，相互抵擋河水的衝擊，用頭燈探照水花散開的流速，用雙腳交疊成一個百來斤的巨石；我們像機器人，再兇猛的河水都能劃開，像摩西領以色列人走海尋樂園。

月光下的支亞干溪，有我們一起奔跑的腳印，還有很多裝進竹簍裡，等待呼吸聲散去，那些祖靈給我們的禮物。

¹ 太魯閣語，男同性戀。

一段時間過去，大哥再也沒打電話給我，期待半夜的電話聲再也沒響過。我曾經想過 **Bhring**，是風也是靈力，當一個人的 **bhring** 和你氣味相投，倆人聚合，**Bhring** 是強大的颶風，什麼獵物都能輕易捲進槍口下。但如果 **bhring** 不合，上山都會有危險。我們的 **bhring** 曾經那麼契合，那麼有默契，如今什麼原因搗亂我們的風。

也許他知道我是 **hagay**，他不再那麼單純以為我牽著他的手，僅是為了做彼此的大腿，一起渡河到對岸找山羊。也許他認為我有淫穢的想法，每一次拉他的手，幻想浪漫月光下，我們隨著溪水擺盪身體，渴求他一槍命中心臟的手臂，打到我頭暈目眩。也許他認為我的 **bhring** 就這麼骯髒...

第二位是住在我家附近，一個 70 歲的 **baki**²，他初來找我，溫和地說：「我很老了，背不動了，你幫我背好不好。」我大力點頭好啊。我們上山幾次，每次都滿載而歸。

Baki 的獵區在 **Ayug Qeycing** 附近，那裡天空狹窄，一座山壓著一座山，陽光灑不進去，所以我們稱 **Ayug Qeycing**，是陽光照不到的地方，也稱清水溪。

清水溪是一條美麗的溪，是部落的水源地，也是大家常去戲水烤肉的地方。從小我就不斷從岩石上往下跳，翻開石頭抓螃蟹，潛到水中用魚叉射魚，卻不知道抬頭望見的綠色山上像迷宮。

我跟著 **baki** 的腳步走進這座雨林，腳底的土石像果凍，踏過去停一會，身體自動向下滑。**Baki** 的雨鞋好像沾黏雙面膠，牢固的踩過這片要崩塌的森林，我很害怕他回頭，笑我走路像跳舞。

第一次進去，走到一半，**Baki** 停下來，問我知道怎麼走回去嗎？我笑著搖頭，「你第一次來這裡，會覺得很遠，多來幾次後就會覺得很近。」他一貫溫和的口氣說。我懂他，他想要我多跟他來山上，但我說不出一聲好，怕哪一天他也發現我的 **bhring** 與眾不同。

Baki 在這裡設下好幾門陷阱，抓山羌、山羊和山豬。他挖一個又一個的洞，套索圍圈小心地放進去，另外一端繫在有彈性的九芎頂端，擺製好木板，鋪上腎蕨葉或山蘇葉，掩蓋人的氣味。每隔三到五天，帶著獵狗上山巡邏。

我忘不了第一次抓到山豬，狗軍隊聞到氣味，紛紛衝上去咬一口，一隻咬臉，一隻咬腳，一隻在旁邊叫囂，血跡四散。山豬是被圍困的山大王，逃不出

² 太魯閣語，男性耆老

鋼索套住的右前腳，身體一跛一跛的反擊。突然黑色獵狗被山豬咬住嘴巴，嗚咽大叫。Baki 走上前，用槍托狠狠地敲擊豬頭，命令獵狗散去後，開一槍命中腦袋。四周沉寂下來，只剩山豬抖動的雙腳，摩擦落葉。

我背起那隻將近 50 斤的山豬，姿勢很詭異，前腳和後腳雙雙用繩子綁起來，我穿過他的身體扛起沉重的皮毛，銳利的牙齒在我耳邊，血從嘴巴慢慢流下來，滲透我的背，浸濕我的臀部和內褲。下山很難走，每一步踩穩了才敢往前踏，趁 baki 不注意，我和山豬一起自拍，他的舌頭下垂搖擺，好像跟我一起開心的笑。

沒多久，Baki 沒再找我上山，這次不因為 bhring，只因為他身體不行了，他的雙腳無法再支撐流血般的山上土石，他把獵區給了自己的孩子，我卻從沒看過他帶著獵槍和獵狗進去。

第三位就是舅舅，他的獵場遍佈整個部落，從林道 20 多 K 延伸到對岸，四處都有他的專屬領域。我跟著他一起上去 Ulay，一處野溪溫泉，整條路程來回 6 小時，我們不斷涉水，褲腳乾了又濕，他索性把褲管捲起來，露出結實雙腿。舅舅的肌肉全數集中在那裡，發達的小腿肚鼓譟得像一座山，令人羨慕。

「你知道嗎 Pyang，我真的很喜歡爬山。」某次我們爬行數小時後，他突然回頭跟我說這句話，一字一句刻印在心裡，他喜歡山，喜歡打獵，跟我一樣迷戀山上的一切，迷戀老人家取的地名和那些山上人寫下的歷史，他開心說這裡叫「工寮沼澤」，那裡是「混濁的溪」和「背起 Watan」，Watan 跌斷腿，大家輪流背他下山，因此命名。

這一切，我都打從心底，瘋狂地喜歡...

我在臉書出櫃前，舅舅帶我走過一條自己開發的獵徑，那裡位於山腰，入口處一條緊鄰懸崖的小路，他用樟木搭建小橋，用石頭堆起崩落的邊坡。他扛起土製獵槍在肩上，差不多 1 米 5，像周星馳在沙漠扛金窟棒，回頭笑著介紹自己的豐功偉業，那樣帥氣。

「過段時間，這條路給你管理。」舅舅說。

那一天，我開心的騎機車下山，每繞過一個轉彎，心情都在旋轉，機車都在微笑。我要有獵場了，一座自己的獵場了。

出櫃後數個月，舅舅沒再提起這事，直到現在他坐在我的身後，巔簸著一

起上山。

舅舅的話一樣很多，飛快地說這塊地是誰的，這座工寮是哪個老人家的，現在沒人工作，等著被雜草吃掉…我想開口問他我的獵場呢？卻又想起前些日子，表妹跟我說的話：「舅舅知道你喜歡男生，他說很生氣，他要來罵你…」，怎麼舅舅開口盡是其他人的歷史，我只想知道自己的歷史，只想知道你罵完我後，到底還讓不讓獵場給我…。

12K 把機車停下來，舅舅帶我們走進一座柳杉林，深褐色的樹皮，像我被太陽曬黑的雙頰，筆直粗壯的樹幹，像舅舅隆起的小腿。他敏捷的踩過久未砍草的路，找到日本人過去伐木時留下的軌道遺跡，學員們紛紛稱奇，原來山上還有這些地方。我已不驚訝於舅舅豐富的山林知識，他從小跟紋面老人一起穿梭森林，我只想要你也帶我，我只想要你也給我一座獵場，讓我有紋面的感覺…

2 個小時後課程結束，我載著舅舅回到辦公室，拿出領據給他簽名，叮囑他不要寫錯位置，他潦草簽完，講師費遞過去，他收進口袋說謝謝啦，「舅舅，下次……下次，再開課讓你來教好嗎？」我小聲地問他。

「我的 **Bhring** 沒問題，我們一起走過溪流，走過高山，100 公尺到 1200 公尺，我們打過很多獵物，有飛鼠、黃鼠狼、白鼻心、猴子、山羌、山羊和水鹿。我們沒有一次受傷，如果 **bhring** 有問題，我們早就跌落懸崖，斷一隻腿變成地名。我喜歡男生沒問題，我騎車載你沒問題，我拉你的手一起過河沒問題，你的 **bhring** 不會讓我勃起，不會有亂七八糟的想法，因為我跟你一樣，真的很喜歡山啊。」

舅舅說好，機車避震器記得修，關上門離開。